

诗路花语

## 送别

■ 叶 美

母亲的脸跳动了一下,看见车在加速、向南,平行的太阳追尾,迎着嫩江

俄式候车室灯火仍保存着远行的人

我看见平原对岸,你仍站着落下白昼,看,像这几日白雾缭绕

## 夏至

■ 许起鹏

阴生阳退日南移,地久天长夏至时。荔枝角形须趣品,杯弓蛇影莫闲窥。苍穹雨骤隔田坎,茉莉花香满叶枝。白昼安生勤运作,焚香继晷念书诗。

## 吃秋刀鱼

■ 郑纪鹏

没钱买烧酒喝,只好嚼着油煎秋刀鱼,

抬头看灯笼发出孩子气般的微光笼罩周遭。

心情的野兽跟随两只白色蝴蝶双飞

在人造卫星身旁,瞥一眼金属质感。

两只喜鹊站在枝头颤抖,给春天惊吓到,

扑哧地惊慌飞走。几片暧昧的羽毛飘落,

谁会用自己的重力感应接住那轻质的茫然?

黄昏里,没有烧酒还算过得去,

在许多时候,一点就着的激情被世人冷落。

笑是最不会疲倦的柔情,

怎样才能否认这一串晶莹的葡萄

把它嫁接在泪花依附的绿藤上?就像这一条苗条的银质秋刀鱼,

自愿剖开肚子,隐瞒了牵强的张力,

以一种扇面的形式展现在食客面前,

怎么看怎么像一首倔强的律诗。反正

在海底,活跃的成分已经在刀下凋零

成泪花、蝴蝶、喜鹊和撑得圆鼓鼓的葡萄。

意欲在黄昏炸裂,用冲击波把生活

叠加在日子之上。银质的秋刀鱼叮当作响

和着钟声的美妙乐音,咽下银器使其在肉体上闪亮。这是在黑夜来临之前

两个小时之内,一个普通人必须要直面的

带有灵魂色彩的命运刀锋

## 新盈行吟

■ 符海泡

一道水湾展平阔,几处渔家见错落。万亩红树翻碧浪,栖居白鹭逐意飞。

渔船泊港待渔汛,彩旗招展盼潮涌。海鲜丰美滋味香,口碑相传胜吹捧。

女子俏丽身婀娜,小伙俊朗气蓬勃。哩哩美声奏清波,船公摇橹恣过河。

祖辈耕海岁月悠,滔天骇浪奈我何?云帆直挂北归浦,长空落日入云端。

## 儒昂连理大榕树

■ 王家连

老干交柯连理榕,浓阴簇拥古村中。沧桑阅尽凡尘事,势似苍龙卷劲风。

投稿邮箱  
hnrwbxb@163.com

■ 翟培基

中国草根文化,是华夏文化的土壤和根基。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,使中国草根文化迎来了明媚的春天。在这个梦想绽放、激情迸发的时代,《中国草根》刊物应运而生,给草根文化搭建了一个展现其风采的平台。

我60岁时方写诗。与许多优秀作品相比,我的诗作确属草根。自己在几级政府工作35年,写的都是经济类文章,素以为与诗文无缘。2003年后,我决意搞点诗文创作,从零开始,在百花齐放的中华文化园里当一棵小草。

我在思考: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们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。但在经济快速发展,物资财富丰富、文化生活多元化的同时,人们的精神世界、道德品质以及社会风气却出现了严重错位。这是为什么?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?毋庸置疑,

走读海南

# 大美白沙

■ 吴慕君

这次是经过琼中的什运乡过桥进入白沙县界的。那是座白色石柱桥,桥的下边是向海南岛西流的昌化江中游,河水泛着青波,从桥上静流而过,很有点静水深流、波澜不惊的意味。河流的两岸全是不同种类的树木,颜色深浅不同,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远处的河堤边,有两处开得如火一样的木棉花树,鲜艳夺目,红光诱人。

途经一座山叫鹦哥岭的,很有名气,不独山高,主要是险要而俊美。我们前行到了鹦哥岭的最高峰脚下,停车坐爱层林染,此时这鹦哥岭,你会惊诧此处的天蓝如玉、云轻如棉、山青如黛,还有树似碧玉妆成,长空似芷兰一色,还有那阳光,潇潇洒洒地照着这树林,把一群群、一丛丛的树木染上了浅黄的、彩虹的颜色。特别是那鹦哥岭的顶峰,像鹦哥的头向天穹仰仰,那勇敢、那韧劲、那毅力,给人以敬仰之感。白云一条条、或断或续地绕着它游动,从丝丝白云里,看见轻柔的轻风,在这鹦哥岭日夜地歌唱。

我们要去看的老周三村,据说刚刚被评为全省十大最美乡村之一。老周三村在细水乡,坐落在松海水库的一个半岛上,从县城到松海水岸边,乘坐游艇,要半个多小时的水路才能到达。这里的水面像一条宽的河道,其实只是偌大的松海水库的尾巴,可想而知,这里离库区中心肯定是非常远的。水道的两边全是山,从水边沿着一行绿色的乔木灌木林往里看,是大片大片的橡胶林。此时的橡胶林,就像曾经在北京见过的香山枫叶、红叶一样,红的漫山遍野,真的是像火烧着一样。火红之外,又见青色的远山。我们的船缓缓行驶在水面上,和风从东边向西边吹,我们的船背着西去的太阳走,顺着阳光,前面的水面、山色、过往的农民的小船是那么的自然、和谐。水道慢慢由窄变得越来越开阔,前方绿波荡漾、轻风入怀,稍微掉头回看,日光照得船后的水面金光闪闪,仿佛荡漾着的一池金水,由近至远展开来。船走了十几分钟,陪同的人又说,船后有一座

# 我的草根之路

人们缺的是信仰,因为精神、道德的基础是信仰。

中国人的信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直是崇尚“仁爱、诚信、和谐”。这是中华文化的亮点,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。我们应当溯及本源,重塑我们的信仰,弘扬中华民族真正的核心价值观。而在这方面,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要崇尚、歌颂、赞美“真、善、和、美”,营造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氛围。赞美是普照光,它可以使人心发光,树立信心,看到希望;它可以唤起人们的爱心,使人弃恶扬善;它可以教人真诚、信任,使人们理性回归;它可以使人贴近大自然,懂得宽容,返璞归真。赞美的力量是无穷的。

用诗歌来赞美大自然,赞美江山胜迹这是一种好形式。诗的意境可以从小到大,从低到高、从古到今,从人文到地理,从景观到联想,从静态到动态,从幽

山,酷似躺着的美女,取名“美女峰”。放眼远眺,那山形的确像一个沉睡着的美人儿,你看她躺着的头、长发、那突起的酥胸,还有腰身、下肢,真是惟妙惟肖,若不是女神,是躺不出那样美妙的姿态的,难怪白沙当地人称这山为“仙婆岭”。

小船行驶得很平稳,在蓝天底下,绿水之上,约半个小时,就到了老周三村的码头。这老周三村原来是个姓周、姓田、姓林的三姓人家居住的地方,由于此处较偏,大多数人搬迁到别地,建立了周三村,这个老村被称为“老周三村”。现在只有18户人家100多人口。这里采取公司与农户合作的方式,开发商给18家人都盖一栋别墅,两层一百多平米,木质结构,以黎族元素点缀,房前房后都是茂密橡胶树林掩护。这里的农民靠农业,像琼中、五指山很多地方的农民一样,主要从事橡胶、槟榔种植,此外由于靠渔业资源丰富的松涛水库居住,一些农民仍以捕鱼为业。

回到刚登上岛时的码头,呈现在眼前的,是无数金光粼粼、推波助澜的宽阔的湖面,周围有很多分叉的水道伸向不同方向的角落,那漫山的橡胶林把归途的山坡烧得浅红、暗红,里面时不时立起一丛丛绿林,干净的天空里洗白了的云彩,在山顶上不断飞腾起来。起风了,我们登上小船,迎着日光,在波光里走上归程。回望老周三村,这十几户人家的村庄,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,进去靠他们自制的小船,漫长的水道运输他们自身和生活中的一切,在这多彩的湖边,在这迷人的景致里,不断成长,开拓新的生活。

在返回县城的路上,经过了一座白沙农场大桥,桥两边的水面和两岸醉人的风光,令人不由自主地驻足留连。水道由桥向两边无限伸展,天倒映在水里,水面飘逸着云彩,两岸从林夹道,绿红黄青、色彩斑斓,高低成趣、相错相依,整个水、天显得那样宁静,环境显得那样优雅。这个场景,我似乎在哪里见过,是在北欧的什么地方,还是在梦里,反正有些熟识,我真想停下来,但它又不得不离我远去,我不由得喊出声,“最美白沙!”原来这是个如此神奇的地方,像美姑的女子躲在闺中,实在美妙绝伦、国色天香,却不为外人视见,让人颇生怜惜,不无些许遗憾。

白沙有两样特别的东西,一是家喻户晓的白沙绿茶,可说是白沙打得响的品牌农产品。途中偶尔看到过一些茶园,茶树长得整整齐齐,叶子已经变成了深绿色,也有些开始长出了新芽,透出茶园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意。此时,虽没有采摘茶叶的身影,但可想用不着多时,那些沁香入鼻的春茶或明前茶上、飘散芳香时,联想那些辛勤劳动者的付出和

情到感叹……一使大自然的优美与活力跃然于诗的字里行间。原来这一切是那么的“真、善、和、美”啊!在优美、圣洁、辽阔的大自然与神圣的人文胜迹面前,世上的一切丑陋与罪恶是那么的污浊和渺小,不屑一顾。

基于以上思考,我决心行万里路,写百首诗,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与人文胜迹,弘扬中华文化,为重塑中华传统人文价值和信仰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

到2010年底,已撰诗百篇,遍及全国34个省级区划。这些诗文陆续公开发表,以及所著《江山胜迹诗行》一书公开发行后,以诗会友,结识了不少文化界的朋友。有的说,你60岁前从政,60岁后写诗,也许60岁后做的事更有意义。我现已年过7旬,但在诗文创作方面,觉得自己像一棵新鲜的草芽刚钻出地面,我的草根之路在朝着地平线不断延伸……

汗水,会更深知这世界一切的幸福都源于劳动,劳动才是最美丽、最光荣的。另一种特别的就是白沙农民比较喜欢种竹,这可能与此处的环境,特别是气候、土壤有关。竹是白沙的一个产业,围绕竹子有不少产品,尤其竹笋更是人们桌上的佳肴,属于难得的山珍。据说这里的竹有八个月都可以长出竹笋来。竹子很受人们的青睐,特别是古代文人雅士常以竹来比喻君子的节操,苏东坡就曾有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诗句。

白沙县府所在地牙叉镇只有两万多人口,这个小城绿树成荫,建筑物高低错落,布局有致,留足绿地空间,河面蓄水,道路通畅,环境整治。特别是到了晚上,人们有两个非常好的去处,一是南叉河堤两岸散步或慢走,较宽的路面靠近河边,你不用东窥河水,也有种格外的亲水的感觉。这河改造后,整个河道都蓄满了水,顿生不少灵气。河宽一百来米,晚上微风习习,吹皱了不少波纹,你尽管面颊上没有水,也会有种水波轻拂的动感。河堤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大的休闲广场,当地居民每晚几个方阵在自由自在地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。两岸房屋的灯光、街灯,让这个美丽的城镇朦胧中更显神韵。



苗寨村口话家常(油画)

许忠华作

## 蜈支洲岛

■ 翟培基

美丽三亚道逍遥,浪漫天涯意未休。烟波荡荡海棠湾,登舟轻飞蜈支洲。

云影水光漾仙岛,明珠熠熠展楼榭。天指海灵化桃源,林木葳蕤无冬秋。

碧海银滩醉游客,快艇冲烟掠龙舟。潜水海底戏游鱼,珊瑚摇曳挽人留。

怪石嶙峋观日出,妈祖庙曳消险愁。海天福地隔世屿,合当随势谋鸿猷。

离开白沙往昌江要经过九架岭,这九架岭怎么得名,无从考究。但这山像一个屏风,把白沙县城围在里面,翻过这个岭,空气就会变得没那么湿润。“白沙”的得名,是源自这围屏里的县城多雾,特别是早晨,整个县城笼罩在白色雾气之中,薄雾轻纱似的。此刻,九架岭在艳阳里是那样青葱翠绿,大而阔的山谷布满斜斜的向上伸去的大山坡,上面长的全是树,因为较远,看不大清楚,是成片的胶林,还是其他次生林,也许那些高高耸立起来的,还是原始森林呢!在清新的空气里,树林像沧海一样,绿树的上方一条条,有的断开、有的连接着的云彩在山腰上漂移,游动得慢慢地,有的还可见到像棉絮一样的云丝。这林深处,蕴含了不尽的水源,已知海南的好些条江河是从这白沙山岭的泉水起源的。我情不自禁感叹,这大自然是如此的唯美。九架岭、大白沙,真的是水的源头、云的故乡、山的世界、林的海洋、珍奇异兽的天堂。柳宗元曾有诗云,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”而此时的九架岭,正像一幅画卷,在我们眼前展开。云深情浓,思绪如泉啊!这大美的白沙,手工造物,如诗如画,如风如歌,可谓是“九架木棉红,美女诱游翁,鹦哥翘媚嘴,松海泛洋波”。

世情百态

## 董常委

■ 唐 岷

董常委,董姓,名元培,琼州白沙人。他当过白沙县委常委,不当了,大家还是喜欢这么叫,听起来很亲切。

董常委面相厚道,内心也厚道。他体实身壮、方头宽脸、浓眉明目、唇肥耳厚,让人感到很亲和。他心地善良,哪怕是一只受伤的小动物,也怜悯一翻。他心很诚,要是应邀,哪怕刮风下雨都不失约。他心很细,细如针尖,哪怕是看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都顾及到。很多人都说他是菩萨。

董常委抓工作是匠心独运的那种。这与他的性格、文化修养及阅历不无关系。他读过很多书,当过教员,当过校长,当过乡镇长乡镇委书记、当过办公室主任等等,有履历,有实践,自然缺不了做事的艺术。

那些年,省号召建文明生态村,县里财力不足,投入的经费微不足道。他带着几个稍懂设计的,不是在这村测量,就是在那村规划。然后,扯下脸皮,盯着效益较好的一些企业、和尚似地化缘。就这样,第一批文明生态村破茧而出。

董常委平时言语不多,语出平和实在,没有盛气凌人,却一语九鼎。特别是开会或讲课,很多人很喜欢聆听。

那些年,很多文艺晚辈东张西望的,想有个地方露露面。他曾宣传,又抓文化的,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。他择善而从,先组织成立县书协,后推动文学阵地的落实。因为他,停刊二十多年的《白沙文艺》得以复刊。现在,他还每期亲自统稿编辑,把好稿件质量关。

董常委抓工作匠心独运,作文章写书法也匠心独运。

他的散文写得挺好。他写景写人物别出心裁,文笔细腻,读了印象特深。特别是游记散文,他写月亮,不是直截了当地写天上的那个月亮,而是写双掌掬的那捧水的倒月;他写古树,不是写古树的枝繁叶茂,而是把古树的人文写得淋漓尽致;他写山水,不是写山清水秀,沟深壑险,而是写心灵的体验,人生的感悟……他说,一年到头,走來走去,真好!他把多年来发表于省内省外各家报刊的散文集结成册,取名《旅路足音》,含有人生之旅、访山问水之旅、心路之旅的点滴感悟和收获。大家读了,对他的用心良苦很敬佩。

他酷爱书法,修炼书法很用功。他把王询和王羲之父子装入自己的性情,然后摆砚研墨,提笔抒怀。因此,他写出的字,结构奇峻,清丽厚重。

董常委退休了,却退而不休。写文章,练书法,成为他的乐趣。关心下一代,发现培养文艺新人,成为他的余热。他说,他又准备出书了,是写他家山山水水的那种。

奇风异俗

## 哭嫁

■ 唐 果

我结婚是十八年前,我清楚地记得我哭了,而且哭得特别伤心。眼泪止都止不住,把脸上的妆都哭花了。后来小伙伴想帮我补妆,可是她们找不到粉底,所以我就是端着块花脸上的夫家的汽车。母亲说,你哭什么哭嘛,这里不兴哭嫁的,你哭人家反而会笑话你。

但我怎能忍得住?想着与父母生活了二十几年,从此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,从此以后我再回到这个家,我不再是主人了,我是别人家的媳妇,父母要像客人一样待我了。好吃的他们会拿出来,讲话还要客客气气。看我哭得伤心,父母也跟着伤感起来,母亲的眼泪无声的淌到脸上,父亲站在一边叹息。母亲用衣袖帮我擦眼泪,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脸庞滚落了下来,砸进泥土里。哭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,我一直觉得哭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式,想哭就哭,干嘛非要忍住呢。

我是看着姐姐出嫁的,但她没有哭。她没哭并不代表她不伤感,姐姐一定和我一样对离开家依依不舍,只是她没有我这么好哭,所以她没有让眼泪淌下来,所以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把姐姐送出了家门。父母心情也不错,全然不像我出嫁时那般,眼里老有晶莹的水珠在晃呀晃的。

妹妹出嫁我没有亲见,依我对妹妹的了解,妹妹肯定也没有哭,但我想,如果她能预料到她的婚姻维持不到一年的话,她会哭得更伤心。

在老家川东,哭嫁是一个体面的风俗,往轻了说,是为了用眼泪凸显女儿家不舍得离开父母的依恋之情,往重了说,是嫌婚礼场面不够热闹。一边是锣鼓喧天,唢呐阵阵,一边是女人們的哭闹,显得特别喧嚣、闹腾。

所以从我记事起,这种风俗一直沿袭着。据说我母亲从万县嫁到开江县,八九十里的山路,我母亲硬是哭了一路,直到天黑走到父亲家。看到穿军装、上衣口袋上别红五角星的我的父亲,她才止住哭泣。本来也算不上是绝色美人,这样一路哭来,眼睛哭成了青桃,着实算不上好看。据说当时父亲表情很冷淡,在那一刻,母亲对婚后的生活也感到茫然。

在四川,我是亲眼见过小姑出嫁的,虽然那时候才四五岁的样子,可小姑出嫁那一幕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

小姑婆家众亲友拍着锣、打着鼓、吹着唢呐来迎娶,他们一群人在堂屋门口站着,干巴巴地等着,可小姑就是不走出她的房门。后来媒婆和表姨一起去她的屋里拼了命才把她给拉出来。在出堂屋门的时候,一边是她婆家的人,一边是我小姑,他们像拔河似的,在门坎上拉拉扯扯了好半天。小姑死也不跨出门坎,好不容易一只脚跨出门坎了,另一脚仍然死死地勾住门坎,哎!我真担心小姑的手被他们拉断了。后来还是奶奶站在厨房对小姑说了几句,奶奶说,秋啊,你快去些吧,你再不去天就快黑了,天黑了你们怎么赶路哇。我小姑这才边哭边走出家门,走下土坎,走向右边那条长长的小路,直到娘家人再也看不到她的背影。